

# 院藏清雍正朝「長江圖」解碼

林加豐

院藏「長江圖」共有兩幅，分別是「長江地理圖」與「長江圖」，前圖是軍事用圖，時間斷限應在清雍正朝以前；後圖是一幅當時航行資訊地圖，圖中的許多訊息則是本文所要探討的課題。

## 院藏清雍正「長江圖」

在國立故宮博物院院藏輿圖資料庫中，記載「長江圖」為清代彩繪紙本作品，製圖時間不詳。圖本全長五八七·五公分，寬二十四公分。畫面正上方為北方，瀏覽順序是由右而左（東向西）逆水而上，東起長江出海口，沿途上溯江蘇、安徽、江西，止於湖北「武昌縣城」一帶，所繪內容主要是說明長江水勢及江水兩側聚落的距離。

繪圖者採「鳥瞰式散點透視法」來強調長江一帶的現況，並將長江走勢截彎取直，忽略四方匯流而來的支流，使畫面主題更顯流暢而專一，這

種「重實用輕寫實」的繪圖法，正符合中國傳統的製圖精神。

在圖文敘述方面，對於河岸兩側地名及江中沙洲、暗礁名等，多採橫式書寫，對於當地的環境概述，則是以直書的方式呈現，此方式有助於清楚切割兩者間的從屬關係。（註一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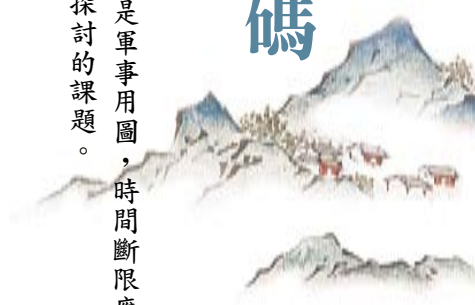
從佈局來看，可以看出製圖者在繪製之初，對於畫面的格局、擺設，已有一定的認知。以下將針對該幅地圖進行較細部的探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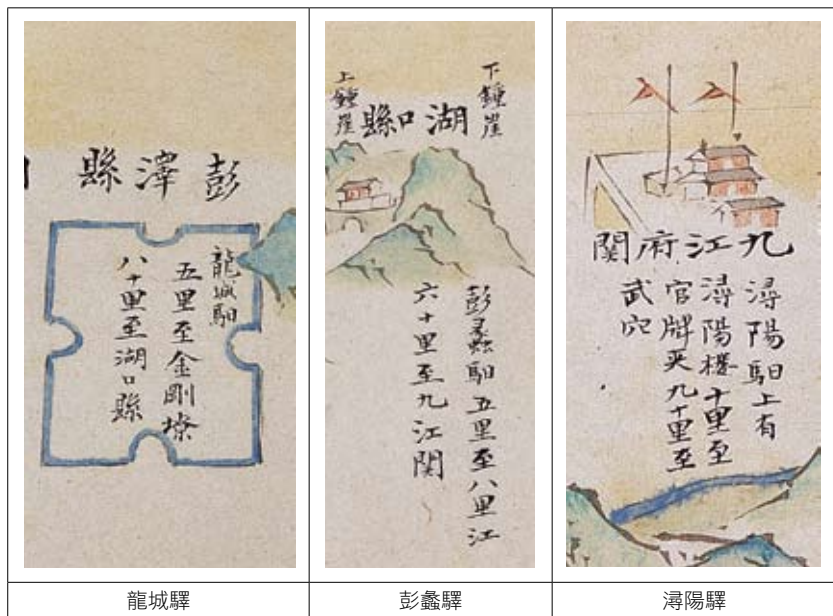
## 繪製時間

此圖於安徽池州府銅陵縣紫沙洲一帶曾提到：「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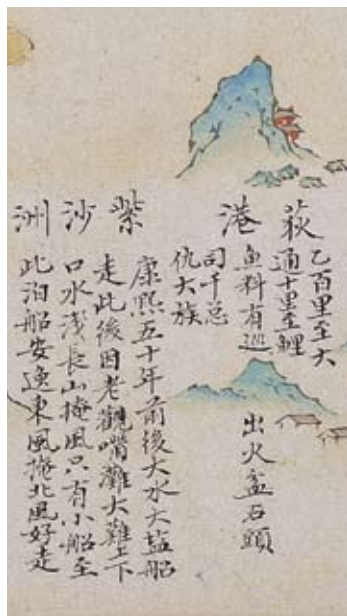
熙五十年前後，大水。」（圖一）據《清史稿·災異志》所記，此次水潦確切的發生時間是在康熙四十九年（一七一〇）八月，而遭大水淹沒的範圍則包括銅陵、無為、舒城、巢縣、岷縣五處州縣。本次水災，是「長江圖」唯一有明確紀錄時間的事件，然而此一訊息並無法斷定此圖繪製的時間，因此必須對「長江圖」進行更細部的分析。

雍正時期，因避當朝皇帝（胤禛）名諱，所以將江蘇揚州府的「儀真縣」更名為「儀徵縣」，據此獲知該圖繪製上限最早是在雍正二年（一七二四），而要確認繪製





圖二 雍正四年後，遭廢棄的驛站



圖一 康熙四十九年銅陵縣一帶大水

的最晚時段，則需再搜尋圖中其他線索來判斷。

據筆者查考，本幅「長江圖」最晚的繪製時間應在雍正四年，這是透過對驛站存廢得知。圖中出現的驛站共有十二處，其中三處驛站於雍正四年（一七二六）時遭到撤除。這三處駐點均在江西九江府，分別是彭澤縣龍城驛、湖口縣彭蠡驛以及德化縣潯陽驛等地。（圖二）（《大清一統志》，卷二四，〈九江府〉）

於此說明本圖所描繪的內容，主要是在呈現雍正二年至四年，長江流域的實況。

### 「長江圖」解碼

「交通訊息」為本圖繪製的首要特點，圖中不僅將緊鄰兩地間的距離，逐一詳記之外，對於各地的水路交通現況，也多有掌握，在較危險的水路要道上，亦多加註警語，提醒往來於該區域間的官船商旅多加留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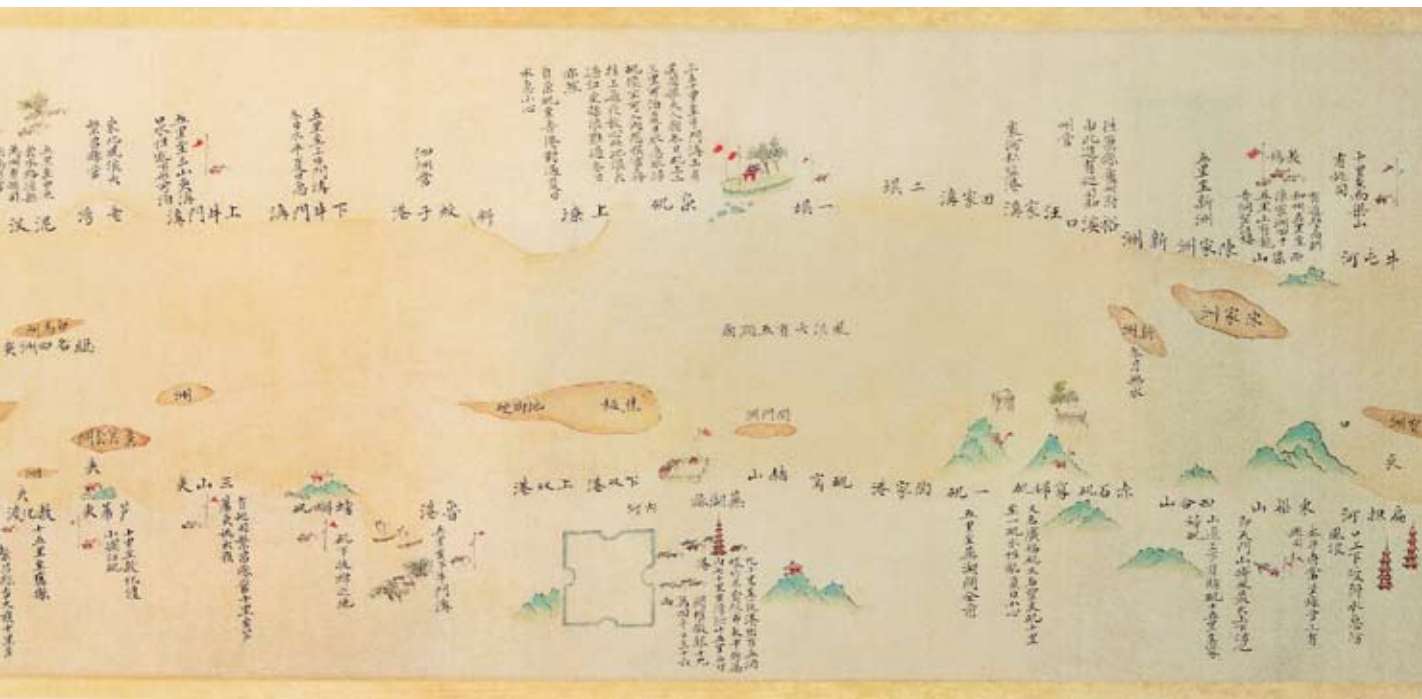
### 里程數

雍正朝「長江圖」較以往

的地理志，或是水陸交通等專書的最大不同處，在於後者都是順江而下逐一記載（如《水道提綱》、《行水金鑑》等書），而雍正朝「長江圖」在航程計算方式上，恰好相反。此敘述風格有別於以往，要知道此一變化的轉折，就需要解讀更多的地圖，方能獲得更確實的解答。（圖二）

除了處處詳記其短程距離之外，圖中還可以擷取出另一條首尾相連，且里程數較長的航線，該航線以「大牌樓」及「銀山頭」兩地為起點，每上行五十至百餘里之間，便會有一處中繼點，分別是儀徵縣、龍江關、采石磯、蕪湖縣、荻港、大通、宗陽、安慶府、東流縣、彭澤縣、湖口縣、九江府、武穴、蘄州、蘭溪、黃州府、白虎鎮等十餘處，最後以「漢口」為終點。

若與明人黃福《奉使安南水程日記》做比較，兩者均屬逆江而行之作。《日記》中提到某夏日由龍江關，走船至



圖三 長江圖局部航程（局部）

← 逆江而上

武昌府城外，其航行日程約十日之久，且多處歇息地，與雍正朝「長江圖」相符。另外，〈日記〉中對於此段航程，也曾提到晝夜兼行的紀錄，由此更顯示出雍正朝「長江圖」所紀錄的航線，確實對僅只在白晝航行之船隻，提供了極重要的參考依據。（〈粵西叢載〉，卷三，〈黃福泰使安南水程日記〉）

### 警語

經過初步的分類，雍正朝「長江圖」所使用的警語，大致可分為區段性、水位差、沙洲暗礁、提醒式，以及防賊等五類警語。

### 區段性警語

主要在突顯長江某段須注意之水文及風切強弱等訊息。該類警語大約出現三十餘處，為本圖出現頻率之最。其中最險之地全圖約出現四處（圖四）。

### 水位差警語

長江水位的高低，主要是

受到四季變化所影響，故在部分河道上也會出現時而可走，時而淤沙不可行的現象，其中又以鶴宿洲與七硯潢一帶最險峻。（圖五）此類警語，全圖也出現二十餘次，僅次於區段性警語。

### 沙洲暗礁警語

為五類警語中，最緊急者，正如圖六所記。

如圖文所示，江水之險惡可見一般，也正因為沙洲暗礁變化無常，故在部分航道上就更需「打水問道」，尋求熟路，方能平安渡過。這些地點還包括：茅山港、褲襠洲、四合山等十餘處。

除紀錄各沙洲現況之外，對於江水上、下之水文現況也多有提醒，這些字詞包括：洲渚（水中陸地，大的稱「洲」，小的稱「渚」）、砬（水邊突出的巖石或石灘地）、灘（水邊的沙石地，水淺時露出，水深時淹沒）、夾（水流的兩岸或堤岸）、套（河流轉折彎曲之處）、剪江（兩股水勢其大小，方向或是速度明顯不同，在相交時會產生不同切力）、潢（積水池）等，均具有其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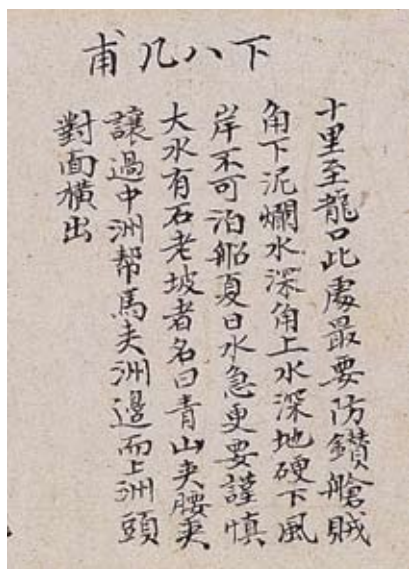


兔兒矶	六官夾	硯瓦洲	釣魚台

圖六 沙洲暗礁警語

王家套	仙姑廟	窑港
坍灣	茅山港	七硯漢

圖七 提醒式警語



圖八 防賊式警語

殊的意涵。

**提醒式警語**

主要是透過中肯的態度，給予往返的船隻一個較為安全、省力的走船訊息，如此也有助於降低因一時的疏忽，所導致的不必要損害。這些建議內容多様，可由圖七看出，該類警語全圖約出現二十餘次。

**防賊式警語**

慎防小偷的警語，全圖僅出現一條。這條警語出現在武昌府武昌縣內的下八几甫。（圖八）這些賊人是透過鑽船的方式，搶奪船上財物，因



圖九 祭河神保平安

此該處更以「此處最要防鑽船賊」來強調這一險象。

也正因為長江水文訊息變化多端，天災人禍無法逐一掌握，往返在江上的商旅們，為了乞求旅途中的平安，往往會透過祭拜河神，以獲取身心靈的寧靜，這類廟宇共出現在下列四處。（圖九）

另外，繪者對於地方風物亦多有了解，若依其主題，大致又可再分：別名、地方土產、名勝古蹟、商業活動、世家大族、商稅規模、漕運狀況等七類，這些訊息共計出現五十多處。（圖十～圖十六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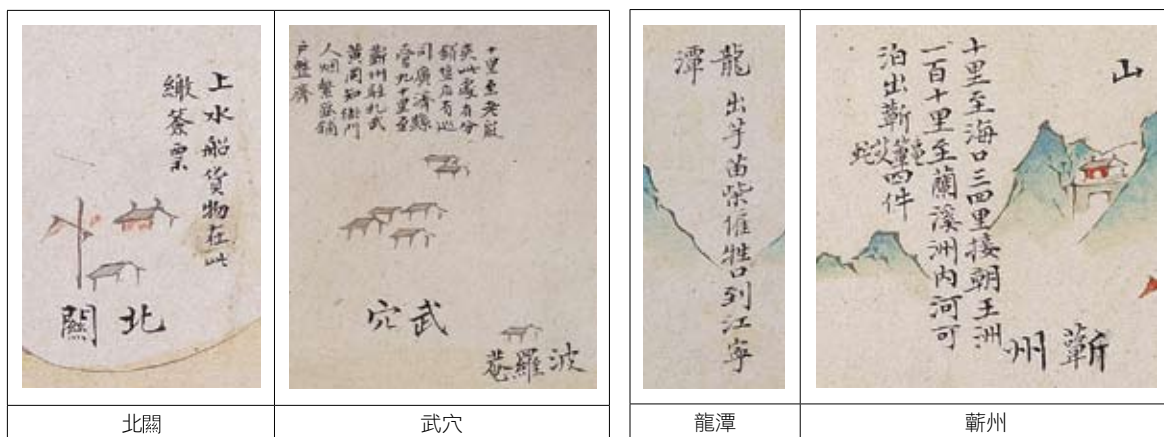
**管理機構的描述**

雍正朝「長江圖」所繪之沿江管理機構包括三座府城（鎮江府、安慶府、黃州府），其中僅有安慶府繪出輪廓。（圖十七）除此之外，圖中還提到縣二十三處、巡司二十八處、驛站（驛）十二處、營汛兩處、守備署（司）兩處，以及教場三處（西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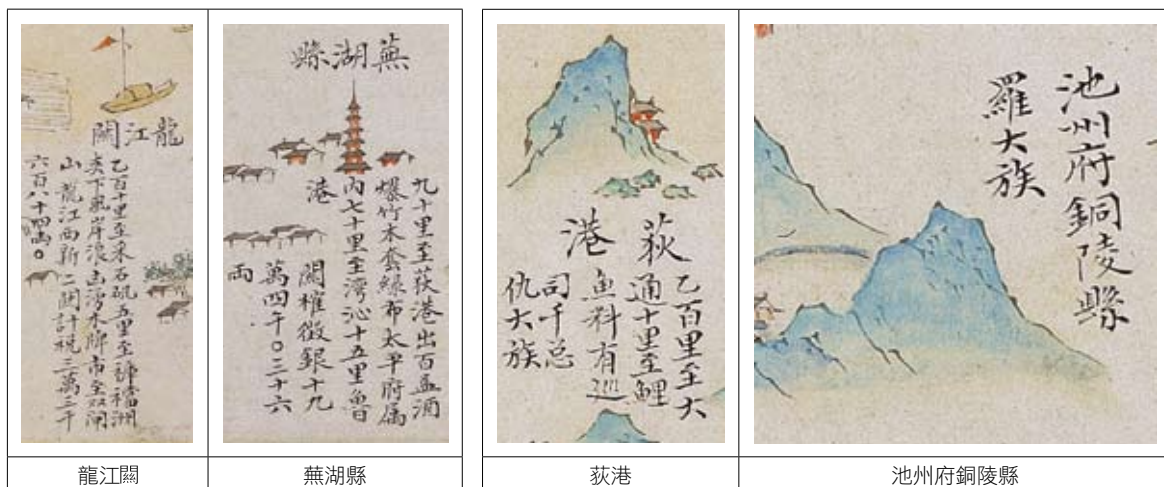
圖十二 名勝古蹟

圖十 當地別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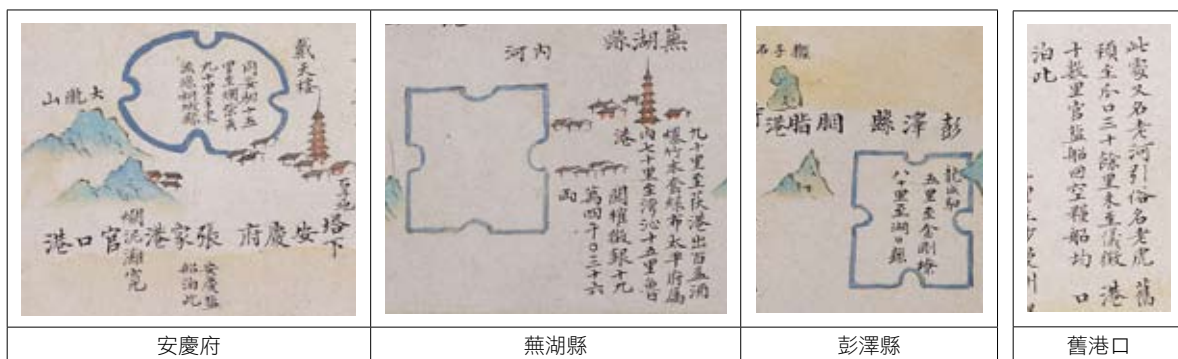
圖十三 商業活動

圖十一 地方土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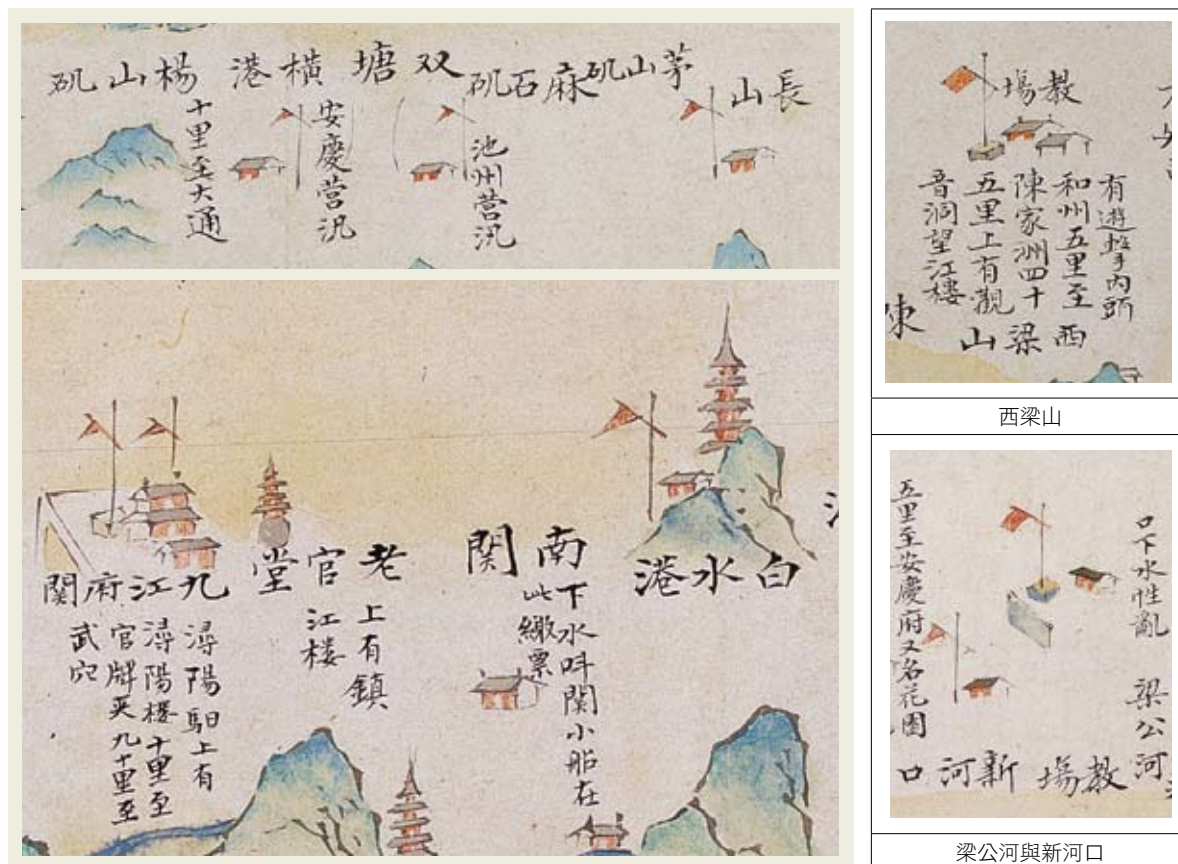
圖十五 商稅規模

圖十四 世家大族



圖十七 管理機構

圖十六 漕運狀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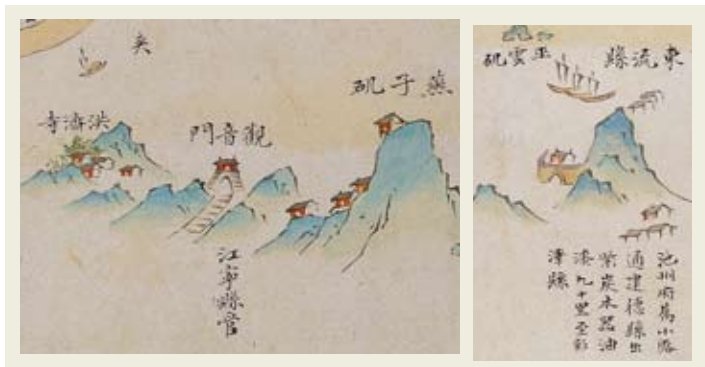


圖十九 分汛（紅面三角旗）

圖十八 總汛（紅面方旗）



圖二十 值動汛兵



圖二十一 官府屋舍

山、梁公河、祖師殿），然而這些官方駐點鮮少有文字敘述。

### 旗幟、屋舍的圖示意涵

就繪圖技巧來看，圖中所繪之房舍，在其前方常插有紅色的旗幟，細看之下旗幟本身，又可分為「紅面方旗」

與「紅面三角旗」兩類圖示。（圖十八、圖十九）方旗僅出現在西梁山、蕪湖縣、一墳與泉硯間，以及梁公河與新河口之間，共計四處，其中便有兩處方旗所在處，設有教場，由此推斷這四處插有方旗之圖示，可能就扮演著總汛的職能，而插著「紅面三角旗」的地方，應該是由總汛所分設出來的分汛。

此外，在木牌市之下有一船隻，船上也插有紅色旗幟，（圖二十）這似乎是在強調汛兵正在執行日常之勤務，或是用來突顯該區域巡視工作較為頻繁。

再則，由於紅旗後方的屋舍，其牆面均為朱紅色，然而也有不少建築物雖無紅旗，但該牆面仍為朱紅色，若判斷無誤，這些紅面建築物應該也屬於官府所有。（圖二一）

### 小結

雍正二年至四年是繪製「長江圖」的時間背景，其製

圖內容著重在敘述水運交通，以及概說各地世家大族、風景名勝、特產及商業活動等面向。在文字紀錄方面，依然扣緊上述各式問題，並時時提醒長江行船的各式訊息。

相較於此，各地官府對於所在地的敘述，或是管轄範圍的記載，就明顯簡化許多，多數管理機構，僅以「圖示」來加以呈現，藉此省去了不必要的文字說明，如此更突顯出圖中所要表達的主題與內涵。

總之，雍正朝「長江圖」是一幅較重視行船資訊的地圖，從其「圖示」與「文字」的安排，就足以看出繪者在製作「長江圖」時，所下的功夫與巧思。

作者為本院圖書文獻處研究助理

#### 註釋：

圖中亦有例外之處，如「鮑庄」、「下壕」、「邱家舖」、「牌石矶」、「浮玉矶」、「沙嘴」、「黃花洲」等地。疑為繪者筆誤之處，則有「江陵鎮」應為「江寧」，「木牌市」為「石牌」兩處。